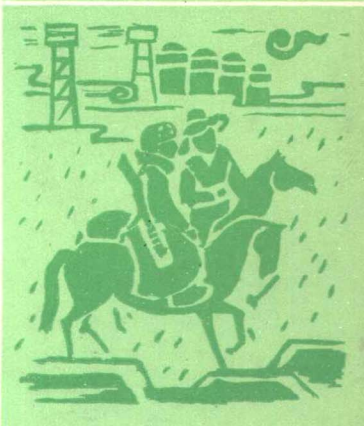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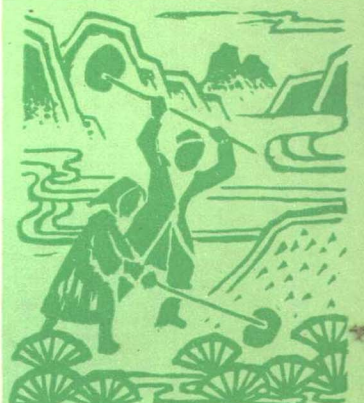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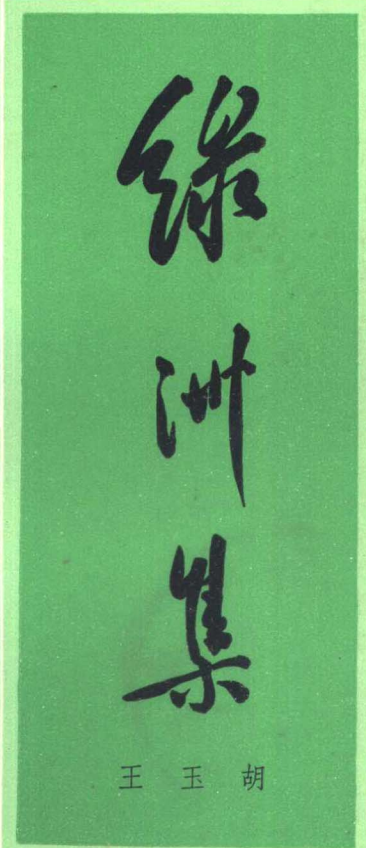






綠 洲 集



王 玉 胡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收集了作者建国以来创作的四个电影文学剧本。《哈森与加米拉》写的是哈萨克族青年在新疆解放以前寻求幸福生活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封建牧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对牧区人民的残酷统治和迫害，歌颂了新疆解放以后，哈萨克人民如何走上了幸福的道路；《沙漠里的战斗》描绘了一支久经锻炼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转入生产战线以后，如何发扬革命部队的光荣传统，为帮助兄弟民族人民建立幸福生活，不畏困难，坚决改造边疆大自然的革命精神；《绿洲凯歌》反映的是维吾尔族农民在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表现了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而又光辉的历程；《黄沙绿浪》则通过维吾尔族农村先进人物的成长，描写了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诞生，歌颂了党的三面红旗的伟大和胜利。这四个剧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新疆各民族人民，从解放前夕到人民公社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以豪迈的步伐和全国人民一道向前跃进。

綠 洲 集

王 玉 胡 著

中国 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丰胡同 3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frac{5}{8}$ 插页 3 字数：200,000

1966 年 3 月第 1 版 196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230 册
(其中精装本：1—2,530 册)

统一书号：10061·269

定价：(平) 1.10 元

(精) 1.50 元

目 次

哈森与加米拉.....	(1)
沙漠里的战斗.....	(69)
綠洲凱歌.....	(137)
黃沙綠浪.....	(217)



哈森与加米拉

—

夏天的拂曉。

晨曦正从东方升起，魚白色的光輝，照射出起伏山巒的輪廓。

朦朧的山坡上传来高亢悠揚的歌声。随着歌声，山坡上出現了馬群和一个騎者的影子。这是哈薩克青年牧工哈森。

东方升起金色的彩云，
象黑夜的篝火驅走寒冷，
夜晚放馬时我一直想念着你，
欢迎我吧，象这金色的黎明。

天色大亮了，群山环抱的草滩多么明媚动人：棉絮般的云朵，銀塔般的雪峰，碧波般的松林，星罗棋布的毡房和輕輕飘动的炊烟。

哈森繼續面向草滩唱着：

高声吆喝着挤奶的馬群，
手里的树枝細軟又鮮嫩，
白手巾綉着你美丽的容貌，

那金色的絲綫拴住了我的心。

这歌声传到一家中等牧户的毡房里，一位酣睡的姑娘被唤醒了。这姑娘叫加米拉。

她凝神諦听着，脸上浮現出喜悅，接着便情不自禁地向正在灶边生火的母亲說：“媽！你听……”

母亲輕輕噓了一声，向蒙头大睡的丈夫看一眼，示意女儿不要惊动了父亲。

加米拉向父亲看一眼，不由撅起嘴，很不高兴地披上一件外衣，跑出毡房去了。

这时，哈森恰好吆着馬群下了山坡，望見了毡房旁边的加米拉。

在額尔齐斯河对岸看見了你，
快把耳环做成船把我载过去，
假若你不高兴，你不情願，
你就是天上的仙女我也不再理你。

他們双方浮現微笑，隔着明淨的河水用歌声和手势传递着双方的爱慕。

哈森沿着小河的彼岸向主人的毡房走去。加米拉仍依恋地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直到她发现站在身后的母亲才轉过身来。加米拉爱慕哈森，并不隱瞞自己的母亲，慈祥的母亲也深深同情着女儿，可是加米拉仍有些羞怯地跑回毡房去了。

哈森赶着馬群到了自己的阿吾力^①。

① 毡房聚居的地方，其規模与农村的自然村相似。

“薩拉姆里克!”哈森向阿吾力的人們問着早安。

众人也向哈森問好，随后为了隔开准备挤奶的母馬，开始追捕着一匹匹的馬駒子。

一匹最頑皮的馬駒子闖出人群，落荒而逃。哈森跃馬赶上，唰地撒出套馬绳，那馬駒子就象落网的魚儿，只能蹦跳而无法脱身了。

牧主居奴斯的儿子帕的夏伯克也拿着套馬绳凑熱鬧，可是他却沒有套馬，而是套住了一个年輕姑娘。

这姑娘叫庫兰，她急忙掙脱绳索，躲到一个叫色立克的青年牧工身后。

帕的夏伯克大笑起来。

色立克憤怒地望着他。

这时，毡房周围忽然靜悄下来，帕的夏伯克也不由溜到一边去了。

原来牧主居奴斯走出了高大的白毡房。他身材胖大，面目凶恶，一个瘦弱的老奴仆提着洗脸的銅壶跟在身后。

居奴斯向众人扫視一眼。众人一个个躬身施礼，向他問着安好。他既不还礼，也不說話，又向畜群扫視一眼，便蹲下来伸开双手，老奴仆急忙用銅壶向他的手上澆着水。

“喂！这么热！你想燙死我嗎？”居奴斯抖擻着双手罵道。

老奴仆一时惊慌失措，赶忙走回毡房換水去了。

众人又开始了劳动。哈森的父亲接过一匹馬駒子拴着。

哈森走过來說：“爸爸，我来。”

父亲：“你累啦，快去歇歇吧。”

旁边的色立克也說道：“是啊，快趁空去睡睡吧，等会儿不知又有什么活儿要干呢！”

哈森听了正要走开，忽然传来一声馬的长嘶。哈森轉过脸，只見不远的馬桩上拴着一匹駿馬。駿馬搖頭摆尾，象是向哈森打招呼，哈森也不禁微笑着向駿馬点头致意。

这时，居奴斯却厉声叫罵起来：“哈森！哈森！你聾啦？沒听見馬叫喚？明天賽馬它要是占不了第一，就別想再給我放馬！”

哈森轉喜为忧，迟步向駿馬走去。

老奴仆提来换过的水，居奴斯这才蹲下来洗脸。

哈森走到駿馬旁边，駿馬立刻吻着他的衣襟和手掌，他那不悅的心情漸漸消失了。他一面爱撫着那油光閃亮的馬背，一面喃喃道：“我的黑走馬啊，你听見嗎，明天就要賽馬啦，我为你忙了一个多月，为的是給部落爭光，你一定跑到前头才成啊！听見嗎？走吧，咱們到河边去。”

一頂毡房旁边，十几只老綿羊被加米拉串連成一个挤奶的队形。她提来木桶，蹲到綿羊旁边开始挤奶。随着她灵巧敏捷的手指，奶汁象箭一样噴射在小木桶里。忽然，传来小羊羔的叫声，老綿羊焦急地摆动着身子，奶汁噴射在加米拉手上。

“鬼东西！我不会挤干的！”加米拉向老綿羊說着，順势捶一下羊奶，奶汁又噴射到小木桶里。

小木桶装滿了洁白的奶汁。她放开老綿羊，小羊羔霎时跑过来，吃着老綿羊的奶。

她把垂到胸前的一条条发辮甩到背后，望着一只只老綿羊和小羊羔，流露着无限的欢悅。随后，正要提了奶桶走进毡房，恰好碰上母亲提一只水桶出来。她放下奶桶說：“媽媽，

我去。”說着奪過水桶。

母親：“好孩子，你累啦，我去。”

加米拉：“不累。”

“不累？看！”母親說着擦掉加米拉額上的汗珠，順勢吻一下她的前額。

“媽媽，我去啦。”加米拉說着撒腿跑開。

母親望着女兒的背影說：“心愛的馬駒子！”

正在旁邊劈柴的父親也插了一句：“哪象個女孩子！”

河邊，哈森正在飲馬。

突然，一塊石頭落在水面上，浪花飛起濺了哈森一臉。

哈森轉身一看，原來是加米拉——她望着哈森滿臉的水花，不由頑皮地大笑起來。

“是你？”哈森說着追過來，捉住了加米拉的肩膀。

“叫人看見！”加米拉說着向阿吾力瞥一眼，急忙掙脫哈森的双手。

他們安靜地坐在河邊，水面上映出了他們的倒影。

加米拉撫弄着自己的辮梢兒，哈森撫弄着自己的鞭把兒，誰也沒有看誰，可是他們的心却是連在一起的。

“明天西游牧過喜事知道嗎？”哈森終於打破沉默先說話了。

加米拉：“知道。”

哈森：“去嗎？”

加米拉：“你呢？”

“還能少了我？看！”哈森說着看一眼身旁的駿馬，“去吧，咱們一塊去！”

加米拉沒有說話，只是微微地点了點頭。

這時，阿吾力的頭目伯爾得和杜斯波爾阿肯（歌手）等人乘馬向河边走來；他們帶着鷹、犬，一看就知道是進山打獵的。阿肯首先發現了哈森和加米拉，急忙示意別人不要驚動他們，接着便悄悄地掏出東不拉，有趣地撥弄一下琴弦。

哈森與加米拉吓了一跳，等他們轉過身，已躲閃不及了，只得有些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

阿肯望着這雙可愛的青年男女，立刻朗誦起即興的快板詩：

伯爾得，你來看，
我們青春的影子，
仿佛又回到眼前。
找到心靈的鑰匙，
才有幸福的青春，
心靈的鑰匙在河邊，
心靈的鑰匙在樹林，
我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

插白：心愛的哈森、加米拉，你們是不是也來找這把鑰匙？

為什麼不作聲，
抬頭看看我的眼睛，

哈森與加米拉害羞地低下頭。

噢？你們已經找到了。

人們大笑起來。哈森與加米拉羞得站也站不穩了，正要

抽身跑开，阿肯急忙喚住他們：

“等一等！我現在要正式贈給你們一件礼物。”阿肯說着鄭重地彈起東不拉，隨後唱道：

世界上最寶貴的礼物就是歌声，
歌声給年輕人點起生活的明灯，
但生活的道路上却有悬崖峭壁，
意志堅強才能攀登幸福的峰頂。

哈森和加米拉緊靠在一起，深深被歌声感動。

二

寬闊的草灘上，聚集着為喜事舉行游藝的人群。

哈森牽了駿馬從人群中穿過。駿馬修飾得更加漂亮，頭上扎了貓頭鷹羽毛，鬃毛和尾巴扎成辮結，身軀更顯得明淨光滑，人們不由地一面贊嘆，一面為它閃開道路。

從另外一個方向又湧過一簇騎馬的人。前面是伯爾得和阿肯，後面是穿着節日盛裝的加米拉和其他一些青年男女。

哈森與加米拉的目光碰在一起了，並相互投遞着會心的微笑。

這時，牧主居奴斯也乘馬趕來，他的左右手達代和烏馬爾等人，還有他的兒子帕的夏伯克，擁在他的身後。

帕的夏伯克無意中發現了加米拉，立時拉住馬，目瞪口呆地望着。

這神情很快被達代看在眼里，急忙湊到帕的夏伯克耳邊說：“少爺，您那尊貴的眼睛又看見什麼啦？”

帕的夏伯克：“多漂亮！要是能搞到這麼一個美人兒，也

不愧白活一輩子!”

达代：“这有何难，要是少爷真的喜欢，我情愿做这个媒人。”

帕的夏伯克看达代一眼，得意地笑了。

各部落的头目和一些游艺主持人驱马跑上一个高坡，随后站出一个人拉长嗓音喊道：“大家注意！游艺开始！”

随着喊声，一匹匹壮马聚到一起。哈森把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抱到自己的骏马上^①，小声嘱咐着什么。其他的小孩也纷纷上马，随后便由几个骑马的成年人率领着这些幼年骑手，向赛马的起点出发了。

少顷，草滩里，开始了“姑娘追”^②。

加米拉第一个骑马走出人群，姑娘们拥在她的身后。

伯尔得向居奴斯等人带着挑战的口吻喊道：“喂！请看！这是我们部落的姑娘加米拉！快把你们的小伙子选出来吧！”

本部落的人们也随着伯尔得的声音向对方呐喊。

居奴斯不由看看身旁的人，达代正欲出迎，却被帕的夏伯克拦住了：“我去！”

帕的夏伯克乘马向加米拉奔去。

阿肯看着帕的夏伯克蠢笨的身姿，凑趣地喊道：“帕的夏伯克公子！你还是戴上皮帽穿上皮袄再去吧！姑娘的铁鞭子硬得很啊！”

随着阿肯的话，一阵笑声哄然而起。

① 哈萨克赛马，按风俗，骑手均由小孩担任。

② 男女骑马追逐的一种游戏，去路上男方可以向女方任意调笑，可是等马匹转入归途的时候，只要男方被女方追上，则由女方任意鞭打。

众人閃开道路，加米拉放开馬，帕的夏伯克紧紧追来。

“喂，加米拉，瞧你多漂亮啊！这帽子，这裙子！你干嗎老躲着我？說实在的，我真……”帕的夏伯克边走边向加米拉調笑着。

加米拉一眼也不看他，只是有意把馬打快一点，可是帕的夏伯克又紧紧追了上来。

帕的夏伯克又要向加米拉調笑的时候，恰好来到回馬的地点。他立时有些慌张地繞过那作为标记的木桩子，向归途逃奔。

加米拉望着他那狠狠的样子暗笑了，随即抖擻繮索，向他追去。

她霎时追上了帕的夏伯克，随即用鞭子在他头上摇晃着打了下来。

观看的人們开始呐喊助兴。

哈森挤到众人前面喊着：“好！打啊！狠狠地打！”

应着哈森的喊声，加米拉欠起身子，先是用馬鞭在帕的夏伯克头上虚晃一圈，接着便用尽所有的力气，狠狠地抽打下来。帕的夏伯克不禁发出失声的叫喊，立刻从馬上摔了下去。

人群起了笑声，居奴斯却有些失惊地望着地上的儿子。

加米拉到了众人跟前，姑娘們立时把她包围起来，小伙子們也爭先恐后地替她拉馬，哈森更是兴奋地跑上来祝賀她的胜利。

忽然，远远的地平綫上揚起尘土，随后又出現了一个个黑点，这是賽馬的人們回来了。

众人的視線立刻轉向远方，爭先恐后地眺望着。

賽馬的小孩各自用心地操着自己的馬，揚鞭飞驰。

一匹匹快馬越过起伏的丘陵，踏过奔流的小河，距草滩上的人们越来越近了。

哈森的駿馬已突出地跑到前面，但即刻之間，又有几匹馬追了上来。

哈森看清了自己的駿馬，乘馬迎上前去。

飞奔而来的馬更近了。人們各自喊着自己部落的口号为馬匹加油助威。

哈森的駿馬又突出地跑到前面。哈森乘馬迎上前去。駿馬当看到自己的主人并听到他的喊声，竟象騰空似的飞向前来。

駿馬霎时吸引了所有的人們：姑娘們用手帕在空中搖晃；小伙子們几乎喊破了嗓子；几位老年人竟被这神速的駿馬感动得抹着眼泪。

哈森的駿馬终于第一个胜利地到达終点。

众人涌上来給駿馬披上鮮紅的彩綢，几个上年紀的妇女也跑过来，向駿馬撒着“恰苏”^①。

哈森拉了駿馬微笑着穿过人群。加米拉也微笑地望着哈森，分享着他那胜利的欢悅。

叼羊开始了。叼羊比賽馬更加惊险，几十名騎手围着一只杀死的山羊你爭我夺，观看的人群也以更加激昂的調子为自己的騎手呐喊助兴。

自叼羊开始，哈森一直是最惹人注意的騎手。他那分外优越的騎术，那巧妙神勇的动作，时而激起陣陣的喝彩声。

加米拉一直望着哈森，她的整个身心也一直随着哈森的

① 恰苏，即炒米、奶干、酥餅之类的混合物，用意类似彩紙，是一种吉庆祝賀的表示。

一举一动起伏变化：哈森与别人争夺时，她暗地替哈森使劲；当哈森抢过了羊，她的脸上浮现喜悦；当哈森失掉了羊，她的脸色阴沉……

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夺，胜利终于落到哈森手里。他高举着那只山羊，向远处的毡房飞奔而去。

众人为他欢呼，加米拉兴奋地流下热泪。

一轮明月高挂天空，喜事的游艺结束了，三三两两的人们正各自隐没在归途的夜影里。

皎洁的月光照射出哈森和加米拉的身影，他们沿着幽静的山林小径并马而行。

哈森：“唉！可惜我家里一匹马也没有，要不……”

加米拉：“说这干什么，我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哈森：“可你父亲喜欢牲畜。”

加米拉：“谁也不能拿我去换牲畜。”

哈森感动地拉住马，紧握住加米拉的手：“加米拉！你……”

加米拉顺势靠在哈森的怀里：“咱们永远在一起！”

三

加米拉的父亲贝森，正在自己毡房里招待着衣冠华贵的客人——居奴斯和他的左右手达代和乌马尔。陪客是一个白胡子老汉。

乌马尔：“贝森哥，俗话说：‘群马虽不一样，可用笼头拴在一起；祖先身世不同，可求老天帮助’。我们居奴斯巴依^①既然

^① 巴依，富人的总称。